

一次史无前例，艰辛浪漫的旅程

88个陌生司机，100天的未知旅行，16000公里的搭车路途，从北京到柏林

搭车去柏林

三十岁的成人礼

刘畅·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岁的成人礼：搭车去柏林 / 刘畅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86-2788-5

I. 三… II. ①刘…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9259 号

三十岁的成人礼：搭车去柏林

SANSHI SUI DE CHENGRENLI

著 者：刘 畅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5086-2788-5/I·215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我们离年轻这一词正越来越远
去搭车旅行 走在路上
更像一场迟来的成人礼
完全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生命
除了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老外
还将有何遭遇

刘畅

2011.5月，于北京



目录

前言 006

第一章 因为孤独，所以旅行 012

清晨五点半的地铁五号线/谷岳的三分钟

第二章 只要迈出最艰难的第一步 025

6月8日，从后海出发/大雨中的第一次搭车/搭车4小时/搭车10小时/搭车16小时/搭车20小时/搭车24小时/行驶在公路上的水手/坐卡车一路向西/穿越茫茫戈壁/中途返京/新疆重逢，再次出发/涉险过关

第三章 MY WAY 074

心中的马国/住在集装箱房子里的人们/赤身跳湖/可爱的吉尔吉斯斯坦胖大妈/简单而幸福的牧马人/24小时



夜奔/有艳没有遇/世界尽头/俄罗斯独臂水手/幽灵夜
车/消失了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飞车惊魂/忐忑土耳
其/英俊善良的富二代/又一次小别

第四章 青年的世界 195

从雪山穿越到罗马尼亚/在孤儿院做义工/五星级的搭
车客/三十岁以后才感觉年轻/和吉普赛女郎共舞/遇上
了搭车的竞争对手/无法融入的布达佩斯/布拉格，傻
子才悲伤

第五章 三十岁的成人礼 254

写在后面：2010年，一路向南 269



前言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搭车去柏林，你可能会得到几十万条资讯：

2009年，两个北京小伙谷岳、刘畅用一个夏天，以举手搭便车的方式途经十几个国家，16000公里的旅程到达德国柏林，看望一个女孩。这个

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恋三年的女友，这种极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见证了普通人爱情里的闪光点。那么，两个旅行者中的另一个人，刘畅，总是会遇到朋友们各种各样的疑问，你，又是为什么而去的呢？我想，写这本书也许可以

表达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为了逃离我们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开始，我认为一切都跟一本书有关。那就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书中两个年轻人不断疯狂地穿行美洲：搭车、自驾、不能抑制地





搭车去柏林之前一个星期，在郊外做了一次搭车测试。花费两个小时，有一位开面包车的师傅愿意停下来搭我们走一程。

无目的地旅行。“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几乎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却具有相当的迷人之处。”

20世纪50年代，《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刊登的书评这样写道：

“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



全部旅程和拍摄靠我和谷岳完成，自拍，自费，我们携带两台DV摄像机，一部照相机，一部笔记本，一支三脚架。



出版就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在路上》让无数的年轻人拿起简单的行囊上路，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没有目的地的旅途。他们害怕镜子中的自我，最终丢失在物质洪流里，或仅仅是表演着为寻找自我所作的逃离。去哪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作出反抗现实的姿态来，这些年轻人表演、鞠躬，之后就往后一跃，跳进舞



这样的镜头靠三脚架完成。



沿途的照片更多的是靠手机随意抓取。本书的图片大部分来自我的手机与纪录片的视频截图。



台的侧幕里，五十多年来重复上演着这样一幕幕闹剧。这一文化轰轰烈烈繁衍至今天，从文学、从音乐、从电影，成为主流消费文化之外的另一体系。说到这里，我们为什么选择搭车旅行已经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会离年轻这一词汇越来越远，我们长年如同蚂蚁一般的努力奋斗在时代洪流面前，渐渐变得微不足道，物质的家园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园形单影只，搭车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场迟来的成人礼。



我们的行囊、睡袋、衣物、设备、帐篷、三脚架及防狼喷雾都装在这四个包里。我的总负重在35公斤左右，谷岳则超过了40公斤。



搭车不一定非坐在座位上，后备箱、大卡车卧铺，或后面的斗里都是我们舒适的空间。

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导演，在搭车旅行之前，我曾设想过拍一部公路电影，一男一女，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却永远没有相遇。男主角路过生命的孤独与割舍，女主角路过生命的迷惘与欢愉。写作剧本是漫长艰辛的过程，我发现，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长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请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礼物。三个多月的旅程，我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们的车里、家里，遭遇不同



旅程线路图——总共行程16000多公里，搭车88次，耗时三个半月。

人的人生：在新疆广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车司机；在吉尔吉斯斯坦酒后遭遇牧民热腾腾的马油大餐；乌兹别克斯坦沙漠船只墓地的守墓老人；里海边独臂豪饮的俄罗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热诚的富二代；伊斯坦布尔雄浑壮观的欧亚两岸；罗马尼亚坚强的孤儿院志愿者；匈牙利布达佩斯青年旅馆的韩国老板；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属俱乐部；东柏林的艺术家贫民窟……亲自体验并拍摄一部公路纪录片，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梦想。我相信公路电影的制作者们都经历着这样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游也必然伴随着身体的游历。

《在路上》这本书从2000年一直陪伴我到现在，四次阅读都没有翻到最终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给这次旅程。在搭车旅途的某辆大卡车上，我在颠簸的驾驶室的卧铺上读完了最后一页。车窗外是何时何地的风



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知道在爱荷华州，在人们允许孩子们哭泣的地方，孩子们在大声地哭泣着。今夜，星星就要出来，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临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辉洒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隐没掉最后一片海滩，然而完全没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趋向衰老外，还将有何遭遇。

这本小书是我个人的小小旅行随想，有些旅程段落详细，有些只是一笔带过。这趟旅程我和谷岳约定好一人写一本书，同样的旅行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收获。我偏执于一个普通北京人的视角，偶然的机缘巧合，展开搭车去十余个国家的梦想之旅，我没有超于常人的意志品质，也没有职业旅行家的丰富经验，更没有超凡脱俗的个人魅力。

我只是因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为需要的东西而与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终结的时候，每个人的内心都因为这段路而得到了某种圆满，于是那个原来执著的目标也许就不再重要。



每片土地的风都是不同的，因为味道，因为心情，因为一切都是未知。



第一章 因为孤独，所以旅行

“我们对生活有诸多失望，尽管知道自己不能，却还是希望生活在别处，是地狱或是天堂。”

——来自“当amber遇见你”的空间

清晨五点半的地铁五号线

你可曾见过北京地铁五号线清晨五点半的站台？它华而不实地被设

计成海洋动物晒干后的躯壳的样子，干巴巴地，等待着早班的地下铁从这边来再从那边走，等待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前来重复命中注定的日子。我经常会在清晨，赶最早的一班



地铁五号线——每一天醒来，注定是两个小时城市里的穿行。



一年前，我在去柏林的路上。

地铁回家，因为工作通常需要熬夜，我便有了这样一种机会，体会与人群相反的轨迹，体会身体在极度透支后的某种亢奋，身体是软的，而心底却清明一片，静逸安详。你会发现夜与昼的更替是随鸟的叫声来临，天知道北京竟有这么多种鸟，在你不知道的远方喧闹。

鸟的声音会被对面站台渐渐汇聚的人声终结，列车会把他们带往市中心，而我的方向相反，等候在回家的路上，独自拥有这一半的站台，以一种旁观的心态默默注视着对面越聚越多的人群。那些人虽然陌生，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陌生人，我们都从五环外的新建高楼里醒来，或是十几个人挤在两室一厅分割的公寓里，因为抢洗手间而争吵，因为左邻



人群——谁也不会多看谁一眼，因为我们都是孤立的个体。

右舍的梳洗打扮而诅咒着为什么不能再睡上十几分钟。找到熟悉的早点摊，排队买着熟悉的糊弄肚子的食物，然后强打起精神随拥挤的地铁奔赴一个小时后另一个属于自己的格子间。

熟悉这样的世界，这样的陌生人，这样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常常问自己，三十多岁了，如果有机会和别人交换各自的生活，那么，我会选择和谁交换？潇洒地开宝马车的，还是在地铁车厢里啃油条的？没有，熟悉的生活仅有这一点点差别，我们拥有同样的苦难，仅靠可怜的一点点财富来显示彼此的差别。三十多岁了，人生不再新鲜，多少对未知的探求也泯灭在这许许多多的“不得不”里。不得不去向广告牌上成功的人生靠拢：一家三口，穿着一尘不染的夏装，跑向



以外国风景地命名的美好社区，女人很满足，男人很得意，孩子的头发很整齐。虽然觉得这一切很可笑，但是，开往城郊的地铁来了，我也只能低头走进车厢里。每天，我们在地铁五号线里路过路人甲，再路过路人乙，看别人看自己，没有一丝绝望。因为五号线代表我每天的旅程，无可选择。

这仅是我2009年年初的想法，六个月后，我和一个叫谷岳的家伙去了一万多公里外的城市，那里有他的姑娘，也有无数条血管般蓬勃的地铁线，喧闹地在每一个清晨流过城市的庞大身躯，那里叫柏林。

格子与格子构成了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和风景。





谷岳的三分钟

“三分钟内可以发生许多事，欣赏一段不错的音乐，吃一顿仓促的快餐，经历一场感情变故，改变一个人的某种世界观，获得或失去一笔财富，也可能失去亲人，或离开一片你挚爱的热土，再或踏上一段征途，很多很多……”

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家小酒馆，我把自己的三分钟给了对面这个叫谷岳的家伙，他用三分钟和我说明了他的计划：他想寻找一个旅伴，拍摄经验丰富，能各自负担费用，花三个月的时间，一起从北京出发，搭车旅行去德国首都柏林。用他的话讲，去看女朋友的旅程也要给自己留下些什么，这里借用他的演讲文稿：

“一直崇拜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再加上电影《摩托车日记》和《荒野生存》的启发，我要去找伊卡，也要亲自体验一下‘在路上’的自由精神。如果我是坐飞机去见她，那么舷窗下的原野，我就无法用脚步去丈量，我和伊卡也就没有更多的收获，我想慢慢去感受与她距离越来越近所带来的影响，对我生命的影响。”



“以前我也上过班，在2001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通用电气做金融(工作)，算风险评估吧。工作了一个月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深省，我就想我从小学就努力好好学习，上中学、上大学、找着一份好工作，要买房子、买车、结婚生孩子，这一辈子的东西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有点儿太遗憾了。所以2003年我把工作辞掉了，把我的家当都卖了，开始环球世界旅行。2006年认识我现在的女朋友伊卡，她是德国人。我跟她相处两年后，她说她要回德国一段时间，想家了，这又给我再次上路的动力。另外我觉得社会越来越实际了，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金钱和互利的关系上，所以我想用这种搭车的方式，来寻找不是在金钱，不是在互利的关系上创建的一种友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搭车，要搭陌生人的车。”

其实在这以前两年我们就通过旅游卫视的朋友认识，那时他就已经是职业的旅行家了。而我，一个拍纪录片的小小导演，虽然也经历过诸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长江源、柴达木、可可西里等地的探险拍摄，但旅行一直不是我的直接目的。而这次，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要走，要出发，要一直走在路上。